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
古今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嬾真子卷之一

宋 廣陵馬永卿撰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久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其飯土盞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付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廬州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真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為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云。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佚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教音傲。今尚

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為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為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傳稱帝仆所為碑。停叔玉昏。願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墓。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牧傳稱牧仕官不合意。而從兄宗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美。式方五子。憚。慄。悰。恂。怕。從郁二子。牧。顓。羣。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不通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

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為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天道遠矣。漢稱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己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己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春陵侯買乃其一也。而春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春陵節侯買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為城陽王。蓋以祉者春陵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為王，然則國之興廢，豈偶然哉。僕以光武出於春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祇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免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田敬仲田穉孟田潛田須無田無宇田開田乞田常。五世之後並為正卿，謂田無宇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謂田常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歲在己酉。至簡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與莊子胠篋篇

同義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
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
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胡建為
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傳然其意在於去
佞臣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
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敘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注云遠也刺鳳是
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明皇其畧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
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為太子
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
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八三日四月五日角
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為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
云唯彼聖人粵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為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
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己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序所謂正月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又舊氣和天象澄作此象訛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以下闕睢葛覃以下並一簡牘而書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為詩傳亦復如是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所存之序同此一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亡之矣蓋其餘則簡編眾多故或逸之今之逸書逸詩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注云成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饗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湯崩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蓋為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須先言成湯既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為正

五柳與商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因勤。而舊本云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變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夷服。東坡習大科目。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以為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輒以難_{去聲}為難_{平聲}。盡黜之。惟作難_{去聲}字者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於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

絮行蟻上粘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嘴。花蕊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視詳。至於是哉。僕嘗以此理問僕舅氏。舅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源出於此。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宴如。想子棲禪夜。見月東窗初。清磬落巖谷。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為踈。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繁華地。流水野僧居。何當一游詠。倚閣吟躊躇。右蘇州招畫公詩。畫公即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看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慙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則一妃耳。士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棧。兄才叔名樞。皆溫公之姪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李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為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為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

百子金書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顰。鄰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顰。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為宜。而莊子以顰為美也。若醜人則顰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為道人也。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為淅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正字楚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但記其論天一說。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也。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未信其言。俄被差為金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過外朝雞鳴馬。息女媧諸嶺。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又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蓋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則為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縣。蓋天積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但愈高而愈遠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僕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晷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云。父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兩晉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畧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縣尉呼為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府。是別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

府以亞於縣令。

東坡至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宣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

今之夷狄。謂中國為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丐。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為漢。亦由是也。

鄭告傳云。威振西域。并護西北道。故號都護。中西域而立。幙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諸代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直。成於鄭告。僕以西域傳考之。烏壘。龜茲國。三百五十里。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為中。然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餘國。咸聽指揮。蓋漢積威之所致也。始信女驁以三五胡人守中國一大郡。而人不敢圖者。良有以夫。

沈傳師游獄麓寺詩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蓋用嚴助故事也。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今以傳師傳考之。穆宗時。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

湖南觀察使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

嬾真子卷之一終

賴真子卷之二

宋 廣陵馬永卿撰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僕遊阿育王山見皇祐中所賜大覺禪師懷璉御書五十三卷而倡頌極多內有一頌留懷璉住京師云虛堂本無礙智解來作崇山即如如體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頌後作一圓相下注兩行云道著喪身失命道不著瞞昧佛性仰窺見解實歷代祖師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萬物外則不為姦邪所蔽內則不為聲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緒餘燕及天下昆蟲草木咸受上賜故宸奎閣記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至哉言乎。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符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瑀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官中隱士駱耕文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

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舊說載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詩云晨光未動曉驂催又向壇頭飲社盃自笑治蠶終不是明年強健更重來或曰古人之詩有此意乎僕曰白樂天為忠州刺史九日題塗溪云蒼草席鋪楓岸葉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尚作南賓守或值重陽更一來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詩必有所擬謂之神仙換骨法然非深於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於景德之四年至慶曆五年坐言者論張氏事責知滁州時方年三十九矣未及強仕之年已有醉翁之號其意深矣後韓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長魏公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遣令托魏公作墓誌墓誌中盛言初議推尊時乃政府孰議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當此事以破後世之惑耳或云張氏事雖下六一千百輩人猶且不為至若推尊則遽亡前朝盛德而大違典禮故諸公攻之不少貸也然六一深以此事為然故於五代史義兒傳極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猶其面也此言得之

溫公熙寧元豐間嘗往來於陝洛之間從者財三兩人跨驢道上人不知其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諱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逆之公已從城外過大陽津矣劉遽使以酒四樽遺之公不受來使酷烹石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兩

壺行三十里至張店鎮乃古傳巖故地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後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謂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破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嶠之書并撰

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抃彥法問曰何矧笑至甚為矧僕曰豈退之真見鬼乎彥法曰此乃髑髏之深頻感頻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楊子雲逐貧賦也僕後以此言問於舅氏張奉議從聖舅氏曰不然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圓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讀韓文忽憶此話今三十年矣撫卷驚歎者久之

詩人之言為用固寡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真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為壽王瑁之妃也春秋為尊者諱此歌真得之

諡之曰靈蓋有二義諡法曰德之精明曰靈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諡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諡也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之曰靈帝之為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諡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

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僧議償婢於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恠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韵如此想是柳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亘元選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浮屠氏外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顛隳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為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為奉佛退之最號為毀佛兩人所得淺深乃相反如此始知循名失實世間如此者多矣彥法名抃高郵人慕清憲之為人卒於布衣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因追書之

退之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東歸又云讀書者又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詳考之是年乃貞元十一年也今按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書宰相不過而出關故曰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從董晉平汴州至十五年二月晉薨退之護喪歸葬洛陽半道聞汴州亂退之既至洛陽徑走彭城省視其家遂復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是年五月作董晉行狀其後書云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永等州

觀察推官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是時退之年三十二則知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年明矣但後人誤書十五年也

杜牧之華萼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得上金鋪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飈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言風之所至排門揚鋪擊鼓鍤鈕蓋此樓久無人登而苔蘚生其門上矣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乎此不可解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芒種種稻麥也僕近為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矣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今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為貪正也而人以為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者以有餘地也故曰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信當求之已不可求之人